

巴黎恐怖攻擊事件後的法國媒體觀察

謝芷霖

從2015年一月Charlie Hebdo雜誌社恐怖攻擊事件，後來的Montrouge殺警、Hyper Cacher猶太超市劫持人質與警方槍戰，Dammartin-en-Goële (Seine-et-Marne) 印刷廠恐怖分子Kouachi兄弟和警方對峙，夏天Isère地區一家工廠員工將老闆斬首示眾的小型伊斯蘭激進分子恐怖攻擊事件，到11月13日晚驚天動地的球場、咖啡館、餐廳、音樂會大屠殺，一連串震驚全世界的恐怖攻擊事件，這一年多來，巴黎成了Daech組織 (État islamique, 伊斯蘭國恐怖組織) 在歐陸恐怖攻擊的焦點之一。從事件發生，警方追捕、調查，政府發佈種種應對措施，全國上下都忙翻天之際，新聞媒體扮演起關鍵的角色，在全國民眾、發生的事件及後續對應間，搭起了串連與反映的橋樑。不管是政府、人民，所有的知與行、調查發展、對事件始末的認知，在在仰賴著各式各樣的新聞媒體來傳遞訊息，連結力量，反應心聲。

種種彷彿電影情節的事件，光是影像足以展現的動亂、血腥、驚慌與錯愕便不知凡幾。然而，法國媒體展現了一向的自制和自我約束力，從一開始便以冷靜節制的基調來追蹤報導，尤其是主流電視媒體與報章雜誌。首先，法國媒體拒絕刊登血腥照片，也絕不在電視上播放過於煽情或血腥暴力的鏡頭。在這個人手一支既可拍照又能攝錄影像的智慧手機時代，剛好置身案發現場

的人不知凡幾，總有恰好留下現場影像紀錄的人，在案發後也常有許多等著媒體來高價認購的影片或照片流出。但是法國媒體堅守原則，對所有過於刺激神經的場景照片、影片，一概回絕，甚至在新聞中公開聲明。因此，讀者觀眾絕不可能看到那種橫屍滿室、血流遍地的恐怖景象，當然也不可能看到割頭事件頭顱高掛的畫面，連救護人員搶救的場景，都只有遠鏡頭，一方面製造畫面距離，一方面保護傷者隱私。最嚴峻的畫面大概也只有「全副武裝的特警部隊與恐怖分子對峙槍戰及猛烈攻堅的遠鏡頭」、「受攻擊的音樂會觀眾四散奔逃至小巷」及「咖啡館前死者倒臥一片」等這種程度，假如有流血滿面的臉孔出現，甚至可能加上馬賽克處理，既保護當事人隱私，也不過於刺激觀眾。在深入報導中，為了讓觀眾瞭解事件發展始末及相關方位，媒體會以其他的替代方式如動畫、3D簡圖或現場重建表演等來加以呈現，清晰明瞭卻不血腥暴力。

重大事件發生，媒體最重要的工作當然是追蹤新聞，但是在挖掘新聞的同時，對於民眾生命安全、國家情勢，也必須考量，不能為了追頭條，搶收視率，便罔顧社會安全。這一點對媒體人來說，要真正做到對安全情資保密，配合警方調查，按兵不動，真的相當困難。在2015年十一月巴黎多起恐怖攻擊事件後，由於仍有嫌犯在

逃，並且牽涉至跨國調查，一般大眾也看不到任何與事件始末相關的詳細前後追蹤調查報導，直到嫌犯終於在比利時落網，檢調單位公開感謝媒體的配合保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媒體為防洩漏調查機密，讓嫌犯以為警方尚未掌握具體證據，三緘其口，保密到家，直到所有共犯皆落網或伏法，這才將鉅細靡遺的事件發生回顧及調查報告公諸於世。在電視上看到詳盡的事件報導時，配合動畫解說，加上對恐怖分子成員的追蹤調查，很多是警調人員早就掌握的線索，觀眾這時才將許多以往不知的細節串聯起來，瞭解事件始末，也相當佩服媒體的沈著冷靜，竟然能夠耐心等待將近半年，待所有共犯皆落網後才發佈詳細報導，難怪檢調單位要特別對媒體致謝了。

媒體報導的角度，兼顧正反左右各派，重視平衡報導。十一月巴黎多起恐怖攻擊事件後，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出現許多以安全為名的「特殊安排」，軍警於敏感地區站崗，加強搜索，對「特定人員」跟蹤訪查等等。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有其必要，但是媒體的責任除了當政策的傳聲筒，讓一般民眾瞭解社會現況外，也肩負反省質疑的責任，於是在報導政府的新舉措時，也不忘同時報導一些令人質疑「政府反應過度」的調查，對種種擾民、妨礙人民自由、破壞人權的行為，也嚴厲批評。對於一般人可能興起的「反伊斯蘭情結」，媒體會去挖掘極右派趁機於執政市鎮施行的措施，也會同時去學校、社群追蹤一般學生、教職員對此類議題的處理方式，對伊斯蘭教社群、猶太社群，天主教社群，都會特別去報導他們的後續應對，做出平衡報導，盡量做到中立、客觀，對某些看似正當的回應質疑，對貌似正義的攻擊反思。以維護「人權，自由」

為中心思考原則，法國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報導，大都遵循此一範疇，製作出嚴謹的節目，除了反映現狀外，也刺激大眾思考某些舉措或反應的正當性，對促進社會正義、人權思考，其實有相當大的貢獻。

取材多元，報導深入，這也是法國媒體相當令人敬佩的一面。為了追蹤Daech的形成梗概，今日與週邊反抗勢力的對峙狀況，記者深入戰地前線，接觸敘利亞革命軍、伊拉克遜尼派軍隊以及庫德族反抗軍，訪談各組織首腦人物，深入拍攝前線戰況，甚至跑到Daech領導人的老家拍攝，這是近日最讓我震懾的深入報導之一。另外也有記者偽裝成想加入Daech組織的少女，藉由網路與組織內成員聯絡，實際瞭解許多受到Daech吸引的年輕人，究竟是如何與組織搭上線，如何穿越國境抵達戰區。對於參加過Daech之後又後悔逃回國的青年，我也看過令人相當感動的報導，當事人及家屬的證詞，Daech如何運用精湛的宣傳手段吸收新血，進入組織後的實情，當事人的心境轉變及今日所需面對的社會壓力，都有相當著墨，可以說是非常用心的報導。

更令人佩服的，是媒體並不隨一般泛泛的道德觀起舞，恐怖分子並非妖魔，他們也曾經是父母家人眼中的純真孩子。但是他們又是怎麼走到恐怖攻擊的這一步的呢？對於家中有參加Daech組織的青年，這些失去孩子的家屬，媒體也不忘報導他們所面對的痛苦，像「加入聖戰士組織成員的家屬互援會」，便透過媒體的關注而終於受到人們重視。受到Daech吸引，願為組織作戰，甚且願成為在世界上製造恐怖攻擊的恐怖分子，這些青年的爸爸媽媽或家庭成員，在承受世人異樣眼光、道德譴責以及失去孩兒、生死不明的種種痛苦下，組成了一個組織，希望能互相支援，

也希望能提供他們的經驗給教育單位、社會、國防、甚至其他家庭，以有效瞭解這些年輕人思想突變的原因，達到防止恐怖組織繼續擴大的效果，避免世界上更多悲劇重演。記者深入追蹤幾個個案，訪問家屬的心情轉折，如何面對孩子失蹤甚至不知道孩子是否死亡的心境，家屬如何聚會互相打氣，如何鼓勵那些家裡可能有問題孩子的家長，怎麼防範孩子受蠱惑逃家，這些都有描述報導。還有國會議員出來發言支持，呼籲大家正視這樣的組織有其必要性。由於有媒體的揭露，才使得大家開始關心這些幾乎遭人刻意遺忘的家庭，也讓大家回過頭思考，如何從源頭阻止 Daech 勢力的滋長。

恐怖事件後，受害人及家屬又是怎麼度過接下來的創傷與心理調適的呢？當然，媒體會等到一段療傷期過後，才開始訪問受害人當時目睹的現場狀況，印象最深刻的記憶，與其他人的互動等等。對於失去家人的家屬，媒體更會等到事件塵埃落定後，才非常小心翼翼地與願意接受訪談的家屬聯繫，並謹慎斟酌訪談的問題，避免刺激家屬的痛處，打擾已稍平靜的心情。我所讀過的報章訪談或電視專訪，態度都相當嚴謹，看得出來所有的問題都經過審慎的挑選。最令我讚嘆的是，記者甚至連「國家賠償」基金，在恐攻事件後的處理，都有嚴謹的報導，這個基金其實並沒有太多人知其存在，但是經過記者的追蹤後，觀眾除了資訊獲得外，也不得不開始思考所謂「國家賠償」基金的賠償標準、金額是否合情合理，連帶也不得不關切起賠償之外，社會該如何陪伴這些受害者及其家屬，走過漫長的療癒歷程。除了反映現況，更要帶領思考，法國媒體挖掘出的主題，往往引人低迴再三，沈思不已。

與此同時，媒體自然也不忘追蹤 Daech 的宣傳手法，幾個吸收新血的首腦人物，他們散佈激烈言論的途徑、地點、手段，都是媒體探討的重點。而 Daech 2013 年自稱建國後，如何維持經濟力量，如何保有強大的軍火來源，如何持續打思想戰，吸收新戰力，如何在全世界各地製造恐怖攻擊，打擊各國政府，當然也是各媒體用心調查報告的主題。大眾透過許多從不同角度入手的報導，一點一滴，慢慢地瞭解這個龐大的組織，也漸漸明瞭如今世界各國必須面對的這個暗黑對手，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單純。打擊的手法也不能再像從前那樣，Daech 並不是發動幾場戰役、投幾個炸彈便能摧毀的組織。瞭解這個組織的實際面貌及其運作手段，才能幫助大家不落入陷阱，共同找出有效的應對辦法。

最有意思的，應該算是「探索 Daech 操控媒體手法」的專題報導。在這個報導中，記者聯絡了許多曾經被迫或自願擔任 Daech 攝影師的人述說他們的經歷，有的是居住區淪陷後遭脅持而不得不為，有的則是因為高額報酬的誘惑加入。Daech 政府非常瞭解操控媒體的必要性，因而以優渥的條件網羅了世界各地手法高明的攝影師、剪接人、導演，為達宣傳目標，不擇手段。當他們以武力佔據新領地，首先便是沒收所有的武器與電視—電視可不是最強大的心理戰武器嗎？一接著再在大街上隔固定距離便安置一方螢幕，每隔一段時間就播放強制居民觀看的影片，洗腦、恐嚇、宣傳效果兼具。這些經過精挑細選的影片，內容又是什麼呢？據粗略的統計，其中 20% 的影片為處決戰俘或處罰犯人的殘酷場面，意在恫嚇人民；30% 為戰爭或訓練的畫面，旨在塑造英雄並吸引年輕熱血的投入；另外多達一半的影片其實是所

謂的「生活畫面」，譬如戰士歡樂游泳玩水的場景、學校裡孩子熱烈讀可蘭經文、街上許多採買東西的民眾（顯示其生活富足無虞），當然都是挑選過、美化過的「美好生活樣板」，好讓大家產生在Daech治下的生活平靜安逸的假象。另外還有精心製作的「宣傳影片」，專門放在網路上讓世界各地的人觀賞，甚至配上多國語言，精選畫面不但剪接精彩，還特效俱全，加上渲染情緒的音樂，擺明了就是要吸引年輕人，尤其是受網路遊戲影響甚深，渴求認同，尋找英雄偶像的青少年一族。可想而知，這麼大量的影片後面，需要相當多的人才方能完成。粗估至少有七、八百名攝影師，整天追隨著Daech的軍隊、首領、管理人員，到處跟拍，抓取畫面，不管在前線還是行刑場，隨時都配備至少六、七名攝影師，從各角度搶拍，之後再交給特定的「導演」剪接後製處理，總之，所有的畫面影片都必須通過Daech高層審核控管，方能流出。曾經有攝影師把自己拍的一點畫面私自上傳網路，便遭處決，由此可見Daech深知控管影像、媒體，便能控管思想、行為的道理，也將其精確實行，手法如此厲害，難怪能在短時間內，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打動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投效獻身，佔領龐大地盤，造成世界性的恐怖動亂。這個報導由媒體來剖析Daech運用媒體的手法，行家看行家，更能看出門道及背後隱藏的脈絡，非常有趣，但也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為什麼？因為當一個有野心的組織掌握了控制思想、教育及發聲的管道，便幾乎能重寫人類前進發展的方向了，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外衣及強大武力鎮壓，果然一發不可收拾。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能再輕視Daech這個組織了，他正抓緊人性的弱點，利用精巧的操弄手法，漸漸擴張其版圖哪。

有意思的是，假如今天的Daech大打媒體戰，那麼欲抗其勢，是否也該從媒體下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法國的媒體非常有自覺地展開一連串的調查與反撲，將Daech葫蘆裡賣的藥，抽絲剝繭全部曝曬在陽光下給人瞧，讓他們以祕密、黑暗與恐懼堆砌出來的碉堡，慢慢瓦解現形。從法國媒體一連串的報導看來，我相信他們正自發自覺地擔負起反制的社會責任。能夠明白問題的社會，才有思考能力，也才能選擇、決定真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如果沒有健全的媒體打地基，是沒有辦法成長茁壯的。可見媒體擔負了多麼重要的社會角色。

寫了這麼多對法國媒體自恐怖攻擊事件以來的觀察，心裡卻不免掛念著台灣的媒體。台灣媒體近年來從操作手法、報導內容到採訪取材手段，經常遭人非議，更常以血腥、暴力、煽情、聳動的內容來挑起民眾的關注，但卻刻意忽略實質的報導內容，導致許多新聞內容沒有詳加查證便草率報導，傷害當事人；而整天暴露在聲光色刺激下的觀眾，也變得只要求更多的感官刺激，能平撫一時憤怒、飢渴的直接回饋，媒體該提供的思考、反省空間，被壓縮到幾近於零。我在法國所看到的那麼多精彩報導，台灣曾經出現多少類似的主題、相近的追蹤報導呢？有些主題，說不定在偽道德假道學的壓力下，根本見不得天日爭取不到討論思索的空間吧。我只希望藉由這篇小文揭露的小小觀察，能帶給台灣媒體一點改變的靈感，一個往不同方向發展的契機。媒體轉變了，新的思考空間才更有立基可能。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